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放生篇第七十五

救厄篇第七十六

放生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元元雜類莫不貪生蠢蠢迷徒咸知畏死所以失林窮虎乃委命於廬中鍛翮驚禽遂投身於案側至如揚生養雀寧有意於玉環孔氏放龜本無情於金印而冥期弗爽雅報斯臻故知因果業行皎然如日且大悲之化救苦為端弘普之心濟生為本但五部名族皆以列鼎相誇三市逸仁莫不鼓刀成務群生何罪枉見刑殘含識無辜橫逢俎醢致使怨寃不斷苦報相酬今勸仁者同修慈行所有危脆並存放捨縱彼飛沈隨其飲啄當使紫鱗赬尾並相望於江湖錦臆翠毛等逍遙於雲漢或聽三歸而寤道何異譬龍聞四諦而生天更同鸚鳥共宜長壽之基同招常命之果

也

引證部第二

如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
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
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
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
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
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
生生生受生若見世人殺畜生時應
方便救護解其苦難常教化講說菩
薩戒救度衆生若父母兄弟死亡之
日請法師講菩薩戒經律追福資其
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上若不爾者
犯輕垢罪

又僧祇律云一切道俗七衆等並須
漉水飲用若漉得水已使能見掌中
細文者審悉看之看時如大象載竹
車迴頃知無應用使可信者教漉不
可信者自漉得蟲還送本取水處
安之若來處遠近有池池井七日不
消者以蟲著中若知水有蟲不得持
器繩借人若池江水有蟲得唱云此
水有蟲若問者答云長者自看者知

友同師者語言此中有蟲當漉水用
又十誦律有二比丘未曾見佛從北
遠道共往舍衛奉見世尊道中渴乏
值有蟲水破戒者言可共飲之持戒
者言水中有蟲何可得飲破戒者言
我若不飲必當渴死不得見佛便飲
而去持戒者慎護戒故不飲遂渴之
死即生三十三天身得具足先到佛
所頭面禮足佛為說法得法眼淨受
三歸畢還歸天上時飲水者後到佛
所佛為四眾說法即披衣示金色身汝
癡人欲看我宍身何為不如持戒者
先見我法身智慧之身佛言從今已
去比丘若行二十里外無濾水囊犯
罪若自無同意伴有者聽云
又有征行軍人有比丘尼教化行人
人皆弓頭安濾囊持開濾水官人
聞奏國王王聞瞋之皆欲煞卻汝小蟲
尚畏不殺況見賊肯害之行人向王
分疏云小蟲若於國有害臣皆殺卻
既無有惡何故不聽濾飲王聞發之
由行人發善根力及賊皆來投化
又正法念經云經福之水若不細觀

恐生細蟲若不漉治不飲不用是名
細持不殺戒
又智度論云過去世時人民多病黄
白瘦痒菩薩爾時身爲赤魚自以爲
其宍施諸病人以救其疾又昔菩薩
作一飛鳥在林中住見有一人入於
深水非人行處爲水神所罥著不可
解若能至香山取一藥草著其罥上
繩即爛壞人得脫去菩薩福世作如
是等無量本生多有所濟名本生經
又十誦律云佛言過去世時近雪山
下有鹿王名曰威德作五百鹿王時
有獵師安穀施罥鹿王前行右脚墮
罥中鹿王心念若我現相則諸鹿
不敢食穀須噉穀盡爾乃現脚相時
諸鹿皆去唯一女鹿住便說偈言
大王當知　是羅師來　願勤方便
出是罥去
爾時鹿王以偈答言
我勤方便　力勢已盡　毛罥轉急
不能得出
女鹿見獵師到已向說偈言
汝以利刀　先殺我身　然後願放

鹿王今去 [illegible] 崔文盛
獼師聞之生憐愍心以偈答言
我終不殺汝 亦不殺鹿王 放汝及鹿王
隨意之所去
獼師即時解放鹿王 佛言昔鹿王者
今我身是 五百鹿者 五百比丘是 時有
鴈王獼者得之 有同伴鴈欲代捨命
還說偈相報 獼師見愍 二鴈並放 後
求寶報恩 大意同前
又智度論云 王聞鹿言 即從坐起 而
說偈言
我實是畜獸 名曰人頭鹿 汝雖是鹿身
名爲鹿頭人 以理而言之 非以形爲人
若能有慈悲 雖獸實是人 我從今日始
不食一切肉 我以無畏施 且可安汝意
又善見律云 目連爲阿育王演本生
經云 大王往昔有一鸕鴣鳥爲人籠
繫在地 愁悑便大鳴喚 同類悉集 爲
人所殺 鸕鴣問道人云 我有罪不 道
人答云 汝鳴聲時有殺心不 鸕鴣鳥
言 我鳴命伴來 無殺心也 道人即答
若無殺心 汝無罪也 而說偈言
不同[illegible] 不同心而起 善人攝心住

罪不損毀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香
山中有仙人住處去山不遠有一池
水時水中有一鼈出池求食食已向
日張口而眠時香山中有諸獼猴入
池飲水已上岸見此鼈張口而眠時
獼猴便作婬法即以身生內鼈口中
鼈覺合口藏六甲裏如所說偈言
愚癡人執相　猶如鼈所齧　失守摩羅捉
非斧則不離
時鼈急捉獼猴却行欲入水獼猴急
怖便作是念若我入水必死無疑然
苦痛力弱任鼈迴轉流離辛苦遇值
岸處鼈時仰臥是時獼猴兩手抱鼈
作是念言誰當為我脫此苦難獼猴
曾知仙人住處彼當救我便抱此鼈
向彼處去仙人遙見便作是念咄哉
異事念是獼猴為作何等欲戲弄獼
猴故言婆羅門是何等寶物滿鉢持
來得何等信而來向我尒時獼猴即
說偈言
我愚癡獼猴　無事觸惱他　救厄者賢士
命急在不久　今日婆羅門　若不救我者

須臾斷身生 [illegible] 因尼還山林 [illegible]
爾時仙人以偈荅言
我今汝得脫 還於山林中 恐汝獼猴法
放態還復生 爾時彼仙人 為說往昔事
龍汝酒命時 當號字迦葉 獼猴過去世
號字憍陳如 已作婬欲行 今可斷因緣
迦葉放憍陳 令還山林去
龍聞是語便放猴去頌曰
普觀諸眷屬 隨世即相欺 但求現在樂
不知來苦責 牽我入三塗 楚痛受万危
自非慈救捨 何得命延時
感應緣 略引一驗
唐魏郡馬嘉運以貞觀六年正月居
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
匹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
荅云東海公使迎馬生耳嘉運素有
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貴客
多請見之及見聞名帶復怪也謂使
者曰吾無馬使者曰進馬以此迎馬生
嘉運即於樹下上馬而去其身倒臥
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
男女數十人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
先與運相識是同郡張公謹妾姓元

戒

子

氏手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
尚相識不昔張摠管交游每數相見
摠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天曹者今
三年為王天主救護公璋故當見許
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將至疑我
獨見枉害馬生那亦來耶嘉運先知
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
門門者曰公眠未可謁且可就霍司
判處坐嘉運見司判乃益州行臺郎
中霍璋也見嘉運延坐曰此府記室
官闕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為此官
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為官得免
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吾當
有相識可舉令作俄有人來云公眠
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肥
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
屈為記室耳能為之乎嘉運拜謝曰
幸甚但鄙夫田野頗以經業教授後
生不足以當記室之任耳公曰識霍
璋不答曰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
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
章公曰誰有文章者嘉運曰有陳子
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即命追

于子良嘉運聞寺導與之別倩君語
我家狗吾臨終語汝言我所乘作浮
圖汝那吾馬自書違如我教造浮圖
所云我家狗者謂其長子嘉運因問
向見張公瑾妻所言天主者為誰導
日公瑾鄉人王玄戒者死為天主常
救公瑾故得至今今必不免更言畢
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逕道指
令由此路歸嘉運具言之其年七月
綿州人姓陳名子良暴死經宿而蘇
自言見東海公欲用為記室辭不識
文字別有吳人陳子良平公瑾亦此
但二人此後嘉運嘗與人同行於路
忽若見官府者嘉運色變輔唯趨
走須之乃定同侶問之答曰而見東
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說陳
子良極訴君霍司制為君被訴讓君
幾不免賴君贖生之福故得免也初
嘉運在蜀之日將挾池取魚嘉運時
為人講書得絹數十匹因買池魚贖
生謂此也至貞觀中車駕在九成宮
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
文本錄以奏云爾嘉運後為國子博

士平官

救尼篇第七十六 此有五部

述意部 菩薩部 流水部

兩主部 獸王部

述意部第一

夫慈悲弘力之施祈福紓患之請誠至可感列聖同懸而觀世大士獨見哀閔是以投火有必燎之軀海漂無或生之命但瞬息之須言念歸向則洪海可竭烈火飛源或臨刀頂上白刃不傷或墮溺深坑全身無損或杻禁桎梏散誕形軀如是得力備鑒難盡若懇誠克己必感靈徵若浮漫慠情艱危叵救也

菩薩部第二

如僧伽羅剎經云時有菩薩在山慈心端坐思惟不動鳥乳頂上覺鳥在頂懼卵墮落身不移搖檢坐而行彼處不動及鳥生翅但未能飛終不捨去

又彌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言阿難我本求道時勤苦無數過去世時有王太子號曰蓮華端正姝好從園觀出道見

一人身患病痛見問病人以何等藥療
癩病病者答曰得王身髓血等以塗
我身其病乃愈太子聞已即自破身
骨髓血等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
悔恨其王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
水尚可斗量我身骨髓血等不可稱
數求正覺故
又大集經云尒時曠野菩薩現為鬼
身散脂菩薩現為鹿身慧炬菩薩現
彌猴身離愛菩薩現殺羊身盡漏菩
薩現鵝王身如是五百諸菩薩等各
各現受種種諸身其身悉出大香光
明一一菩薩手執燈明為供養十方諸
佛從七佛已來與如是佛同為眷屬
受持五戒發菩提心為欲調伏一切衆
生令發菩提故受此身
又雜寶藏經云昔者有一羅漢道人
畜一沙彌知此沙彌却後七日必當
命終與假歸家至七日頭勅使還來
沙彌辭師即便歸去於其道中見衆
蟻子隨水漂流命将欲絶生慈悲心
自脫袈裟盛土堰水而取蟻子置高
燥處遂悉得活至七日頭還歸師所

師其恠之尋即入定以天眼觀知其[illegible]
更無餘福得令以救賊子因緣之故
七日不死得延命長[illegible]
[illegible]得延命
流水部第三
如金光明經云尒時流水長者教大
自在光王國内治一切衆生患令得
平復時長者子有妻名曰水空龍藏
而生二子一名水空二名水藏時長
者子將是二子次第游行到一大空
澤中見諸禽獸多食血宍一向馳奔
長者念言是諸禽獸何因緣故一向
馳走時長者子遂便隨逐見有一池
其水枯涸於其池中多有諸魚長者
見魚生大悲心時有樹神示現半身
作如是言善哉男子此魚可愍汝可
與水是故號汝名為流水長者問神
此魚頭數為有幾所樹神答言其數
具足是滿十千尒時流水聞是數已
倍生悲心時此空池為日所曝是十
千魚將入死門是時長者四方求水
了不能得見有大樹尋取枝葉還到
池上與作陰涼作陰涼已復更疾走

逮至餘處見一大河名曰水生有諸
惡人為捕此魚決棄其水不令下過
然其決處懸嶮難補時長者子速至
王所說其因緣唯願大王借二十大
象令得負水濟彼魚命爾時大王
即勅大臣速疾供給自至廄中隨意
選取是時流水及其二子將二十大
象從治城人借索皮囊至彼上流決
處盛水象負馳疾至空澤池寫置池
中水遂瀰滿時長者子於池四邊彷
徉而行是魚亦隨循岸而行時長者
子復作是念是魚何緣隨我而行必
為飢火所惱從我求食爾時流水告
子至家啓父家中可食之物悉載象
上急速家還爾時二子如父教勅至
家啓祖說如上事爾時二子收食載
象還至父所長者心喜從子取食散
著池中與魚食已令其飽滿復思經
中若有衆生臨命終時得聞寶勝如
來名號即生天上即便入水作如是
言南無過去寶勝如來十號名字復
為是魚解說如是甚深妙法十二因
緣爾時流水及子還家復於後時賓

客醉臥尒時其地平大震動時十千
魚同日命終即生忉利天既生天已思
念報恩尒時十千天子從忉利天下
至長者家時長者子在樓上睡是十
千天子以十千眞珠天妙瓔珞置其頭
邊復以十千置其足邊復以十千置
右脅邊復以十千置左脅邊雨曼陀
羅華摩訶曼陀羅華積至于膝種
種天樂出妙音聲閻浮提中有睡眠
者皆悉覺寤流水長者亦從睡寤是
十千天子於空遊行於王國內皆雨
天華復至澤池復雨天華便從此
没還忉利宮

商主部第四

如大悲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之世有
大商主爲採寶故將諸商人入於大
海彼所乘船衆寶悉滿至海中間其
船卒壞時彼商人心懷怖畏極生憂
惱其中或有得船版者或有浮者有
命終者我於尒時作彼商主在大海
中用以浮囊安隱而度時有五人呼
商主言大吉商主唯願惠施我等無畏
說是語已尒時商主即告之言諸丈

失力生怖畏我今汝等從此大海安
隱得度阿難彼時商主身帶利劍
作是念大海之法不居死屍如其我
今自捨身命此諸商人必能得度大
海之難作是念已即喚商人置己身
上令善捉持彼諸商人各有騎者有
抱肩者有捉脇者爾時商主爲欲施
彼無怖畏故興大悲心起大勇猛即
以利劍斷己命根速取命終于時大海
漂其死屍置之岸上時五商人便得
度海安隱受樂平吉無難還閻浮提
阿難彼時商主豈異人乎我身是也
五商人者今五比丘是也是五比丘昔
於大海而得度脫今復於此生死大
海而得度脫安置無畏涅槃彼岸

獸王部第五

如大智度論云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
劫有大林樹多諸禽獸野火來燒三
邊俱起唯有一邊而隔一水衆獸窮
逼進退無地佛言我於爾時爲大身
多力鹿以前脚跨一岸以後脚跨一
岸令衆獸蹈背上而度皮肉盡壞以
慈悲力忍之至死最後一兔來氣力

已竭自強努力忍令得過過已脊折
墮水而死如是久有非但今也前得
度者今諸弟子是最後一免須跋陀
是佛世世集行精進今猶不息
又賢愚經云佛過去久遠世時時世
飢儉如來因地慈救眾生作大魚身
長五百由旬國人須其宍者無問人
畜皆來取噉取已還生經於十二年
施其宍血
又受生經云昔者菩薩曾為龍王生
長大海化諸同類子民群眾皆修仁
德王自奉行慈悲救護愍於眾生如
母愛子其海深長邊際難限而悉周
至靡不更歷於時龍王出於海水在
邊臥息積有日月其身堅燥猶如陸
地賈人遠來因止其上破薪然火炊
煮飯食繫其牛馬車乘載石皆著
其上龍王欲趣入水畏損一不仁適欲
强忍痛不可勝便設權計入淺水處
除滅火毒不危眾賈眾賈恐怖謂
潮卒遽悲哀呼嗟歸命諸天唯見
救濟龍王念之因報賈人曰慎莫
恐怖吾被火炙故捨入水欲令痛息

今當相要終不相危眾賈聞之知有
治望復時發誓言南無佛讚歎大慈
還召眾賈移在岸邊眾人得脫靡不
歡喜逕稱讚歎王而歎其德尊為橋梁
多所過度行為大舟超越三界設得
佛道當復救脫生死之厄讚王報曰
善哉善哉當如來言各自別去佛言
時讚歎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賈人者今
五百弟子舍利弗等是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見犯著
應受死苦以財贖命令其得脫不計
恩報命終生常歡喜天從天退還得
受人身不遭王難
若有眾生持戒見大火起焚燒眾生
以水滅火救諸眾生命終生行道天
受種種樂
又如度猗子經說昔有一國穀米踊
貴人民飢餓時有沙門入城分衛周
遍門室無所一獲次至長者大豪貴
門得麤惡飯適欲出城門中逢一射
獵屠見抱一狗子持歸欲殺見沙門
歡喜前為作禮沙門呪願老壽長生
沙門知有狗子殺欲殺之故問其人今

何所責答曰空行無所復持沙門又
問吾已見之何為藏匿殺生之罪甚
為不善願持我食賀此狗子令命得
濟卿福無量其人荅曰不能相與我
故行求家門共食卿此小飯何所足乎
沙門殷勤曉喻請之其人觝突不肯
隨言沙門又言設不肯者可以示我
其人即出以示沙門沙門舉飯以飼
狗子以手摩挍祝願淚出卿罪所致
得是大身不得自在見殺食噉使汝
世世罪滅福生離狗子身得生為人
所在遇法三寶自然狗子得食善心
生焉踴躍歡喜知自歸依人將還家
屠殺共食狗子命過即生豪貴大長
者家適生墮地便有慈心時彼沙門
分衛次到長者門裏分衛時長者子
見彼沙門憶識本緣便前稽首禮沙
門足請前供養百味飲食前白父母
言今我欲逐此大和尚奉受經戒為
作弟子父母愛重不肯聽之我今一
門有汝一子當以續後家門之主何
因便欲棄家而去小兒啼泣不肯飲
食不欲聽我便自就死父母見然便

聽令夫隨師學道除去驕慢被三法
衣諷誦佛經深解其義便得三昧竝
不退轉闡化一切發大道意佛世難
値經道難聞能與相値無不蒙度當
生尚有得道豈況於人寧不獲果縱
復缺犯還生慚愧自淨已求黒垢自
滅
又雜阿含經云佘時世尊告諸比丘
過去世時有一鳥名曰羅婆爲鷹所
捉飛騰虛空於空鳴喚言我不自覺
忽遭此難我坐捨離父母境界而游
他處故遭此難如何今日爲他所困
不得自在鷹語羅婆汝當何處自有
境界而得自在羅婆答言我於田耕
壠中自有境界足免諸難是爲我家
父母境界鷹於羅婆起憍慢言放
汝令去還耕壠中能得脫不於是羅
婆得脫鷹爪還到耕壠大塊之下安
住止處然復於塊上欲與鷹鬪鷹則
大怒彼是小鳥敢與我鬪瞋恚極盛
峻飛直搏於是羅婆入於塊下鷹鳥
飛勢臆衝堅塊碎身即死時羅婆鳥
深伏塊下仰說偈言

鷹鳥用力求　羅婆依自占　乘贍猛威力
致福碎其身　我具足通達　依於自境界
伏怨心隨喜　自觀欲其力　設彼有光[illegible]
百子龍象力　不如我智慧　十六分之一
觀我智勝殊　摧滅於蒼鷹

頌曰

含識皆畏死　有命懼於危　如魚困池涸
難逢流水潤　親疏皆父母　何得輙相欺
慈悲救厄苦　福報自然隨

感應緣 略引一十五驗

秦沙門釋道冏　晉居士呂竦
晉居士徐榮　晉居士張崇
晉將軍王懿　晉嚴猛婦
晉周子長　宋沙門竺慧慶
宋沙門釋曇無竭　宋沙門釋法進
周沙門釋慧瑱　周沙門釋僧實
陳沙門釋慧布　唐沙門釋智聡
唐居士徐善才

秦沙門釋道冏鄉里氏族已載前記
姚秦弘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
霍山採鍾乳與同學道朗等四人共
行持炬探究入且三里過一深流橫木
而過冏最先濟後輩墜木而死時火

又藏石鼓音聞同生念已盡衝哭而
已福故一心呼觀世音菩薩願若蒙出
路供百人會表報感神經一宿而見
小光烱然狀若炎火俄忽之間穴中
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巖下由此信篤
彌深屢觀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康
王作鎮廣陵請同供養其年九月於
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
夜四更盡衆僧皆眠同起禮拜還欲
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
出見一佛垂髻分明了了有一長人
著平上幘策布袴褶毛把長刀貌極
雄異捻香授道同時不肯受壁中沙
門語云同公可爲受香以覆護主人
俄而霍然無所復見當尒之時都不
見衆會諸僧唯覩所置釋迦文行像
而已

晉呂竦字茂高兗州人也寓居始豐
其縣南溪流急岸峭迴曲如縈又多
大石白日行者猶懷危懼竦自說其
父嘗行溪中去家十許里日向暮天
忽風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
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

有人先來岸如人投泳者照見深中 [illegible]
了了遂得歸家太元中在西道寺余郗中
徐榮妹後與郗嘉賓同遊郗所傳說
吾徐榮者琅邪人嘗至東陽還經定
山舟人不慣誤墮洄澓中游轉濤波
垂欲沈沒榮無復計唯至心呼觀世
音斯須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船者
踊出澓中還得平流沿江還下日已
向暮天大陰闇風雨甚駛不知所向
而濤浪轉盛榮誦經不輟口有頃望
見山頭有火光赫然迴柂趣之徑得
還浦舉船安隱既至亦不復見光同
侶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浦中人昨
夜山上是何火光眾皆愕然曰昨風
雨如此豈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
後了其為神光矣榮後為會稽府督護
謝敷聞其自說如此時與榮同船者
有沙門支道蘊謹篤士也具見其事
後為傅亮言之與榮所說同
晉張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晉太
元中苻堅既敗長安百姓有千餘家
南走歸晉為鎮戍所拘留謂為游寇
殺其男丁虜其子女崇與同等五人

手脚拱械持身出坑埋築至腰各相
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以爲娛
樂崇慮望窮盡唯潔心專念觀音
夜中械忽自破上得離身因是便走
遂得免脫崇既脚痛同等路經一寺
乃復稱觀世音名至心禮拜以一石置
前發誓願言今欲過江東訴亂晉帝
理此冤枉救其妻息若心願獲果此石
當分爲二崇禮拜已石即破焉崇遂
至京師發白虎樽具列冤氏帝乃愍
加宥已爲人所略賣者皆爲編戶智
生道人目所親見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
世信奉法父苗苻堅時爲中山太守爲
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携母南歸
登陟峭崟飢疲絕粮無復餘計唯歸
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懿等
飢各乞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水
懿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爲淺可得揭
厲俄有一白狼旋繞其前過水而返
似若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逐狼而渡
水裁至膝俄得陸路南歸晉朝後自
王尚書爲徐州刺史嘗欲設齋福昔

灑掃敷陳香華威列經像忽聞法堂 [illegible]
有經唄聲清婉流暢歎逸往視見有
五沙門在佛坐前威容偉異神儀秀
出懿知非凡僧心甚歡敬沙門廻相
瞻盻意若依然音言未交忽而竦身
飛空而去親表賓僚見者甚衆咸悉
欣踊倍增信矣 右一驗出冥祥記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
後亾猛行至蒿中忽見云君今日行
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
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麾狀而
遮護須臾有二胡人荷戟而過婦因
指之虎即搏胡胥得免也 右一驗出冥祥記
晉周子長僑居武昌五丈浦東堈頭
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浦中嵇家家
去五丈數里合暮還五丈未達減一里
許先是空堈忽見四帀瓦屋當道門
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是佛弟子
何故捉我吏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
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鹿子經
便爲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知是鬼
便罵之曰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
子爲汝誦經數偈故不放人也捉者

便放不復見屋里鬼故逐之過家門前
鬼遮不得入門亦不得作屋而心將
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曾復
罵曰武昌癡鬼今當將汝至寺中和
尚前了之鬼亦擒子長曾相拖度五
文塘西行後諸鬼謂捉者曰放爲西
將牽我入寺中捉者已放子長故復
語後者曰寺中正有道人輩乃未肯
畏之後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看道
人面何以得敗便共大笑子長比達
家三更盡 右一驗出靈鬼志
宋沙門竺慧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
元嘉十二年荆揚大水川陵如一慧
將入廬山船至小而暴風忽起同舫
已得依浦唯慧慶舫未及得泊飄颻
中江風疾浪踊靜待淪覆慶正心端
念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舫
逈颺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徑
到上岸一舫全濟
宋元嘉初中有黃龍沙彌曇無竭者
誦觀世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二
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緊嶮貞志彌
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

賣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林中
出象驚奔矣後有野牛一群鳴吼而
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鳥
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免
宋高昌有釋法進或曰道進姓唐涼
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
德為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為
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掠高昌為
可剋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迴軍
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
歲蒸饑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
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
乃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
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
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眾雖飢
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和鹽以
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
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
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
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到
舉國奔赴號噭相屬因舉之還宮周
勅以三百斛麥以施餓者別發倉廩
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闍維

之煙焰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
舌不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
右 右此二驗出梁高僧傳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不知氏族
奉律貞確禪懺為業會周建德六年
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
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
餘美鬚顏具好衣服乘白馬朱騣自
山頂來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
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
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
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
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
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尒住此
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
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群賊
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
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仗入山拒擊
賊便驚散從此每日瑱常憑神安業
山阜不測其終
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實俗姓程咸
陽靈武人也幼懷鮮亮清卓不群魏
孝文大和末年從京至雒因遇勒主

三藏按以禪法三學并通偏以九次 [illegible]
調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蔚茂是
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於一日正午
僧寢之時自上樓鳴鍾急衆僧出房
怪問所以實告僧曰人各速備香火
急赴集堂僧既集已又告僧曰人各
用心修理佛事齊誦觀音以救江南
梁國其寺講堂欲崩恐損道俗宜共
救厄當尒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
道俗向千充滿其中忽聞西北異種
香煙及空中經聲伎樂雲也從堂北
門而入直出南門合堂驚出訛復怱
著共遂聽聲入既出盡堂欻摧倒大
衆得全免斯危難奏聞梁主勑使問
周果如實救梁主三度奉請周主不
放梁主遂禮備盡致敬大送珍寶及
樹皮納三衣机拂什物等禪師餘物
並皆散施唯留納机等見在禪林寺
僧五掌之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
卒於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
驚嗟人天變色哀慟二國遺墳現
在苑內陳攝山栖霞寺沙門惠布俗
姓郝廣陵人少懷遠操性度虛梗志

行牢倚為君王所重或見諸人樂生
西方者告云方土乃淨非吾願也如
合所祈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華中十
劫受樂未若三塗處苦救濟也年至
七十與衆別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
但老固不能行道往世何益當願生邊
地無三寶處爲作佛事去也幸願好
住願自努力於是絕穀不食命將欲
斷下勅令醫診之縮脣不許流皇后
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終遺訣曰
長生不喜夭死無憂以生無所生滅
無所滅故也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便
卒移屍就林山地又動大史奏云得
道之人星滅矣時以當之初將逝時
告衆前云昨夜有二菩薩來迎一是
生身一是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
又來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耳流光
照於偘禪師戶偘時怪光盛出戶觀
見二人向布房中不知是聖人也但
往迷之恰然符合言已端坐而化有
見聞者望見幡華滿寺光明騰焰不
測其故入山視之乃知布公去世也以
陳禎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年本

住春秋七十有餘（[illegible]）（事見　感通）
唐潤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未詳何
許人昔住揚州白馬寺後度江住揚
州安樂寺大業旣崩思歸無計隱江
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常有虎繞
之而已不食已經數日聰曰吾命須
臾卿須可食虎忽發言曰造天立地
無有此理忽有一翁年可八十腋下
挾船翁曰師欲度江至栖霞住者可
即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
扶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
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聰領
四虎同往栖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
若不穩臥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
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驚寤
每以常式至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
日小食訖往止觀寺與衆辭別還歸
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丹陽一郭
年九十九矣（右出四卷[illegible]　唐高僧傳）
唐武德初中有醴泉縣人姓徐名善
才一生已來常修齋戒誦念觀世音
經過逾千徧每在京師延興寺玄琬
律師所修營功德敎造一切經至武

德二年十一月因事還家道逢胡賊
被捉將去至幽州南界胡賊函毒所
捉得漢數千人各被反縛將向崖
羌人次第殺之頭落懸崖賢者見前
皆殺定知不免唯念觀音剎那不輟
次到賢者初下刀時自見下刀及至
斫時心不覺惺當殺之時日始在申
至於初夜覺身在深澗樹枝上望去
岸三百餘尺賢者便自私念我何故
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殺何因不死
身今在樹便以手摩項覺頭微痛而
無片傷即知由念觀音得全身命當
時十五日天時月朗其身無衣兼不
得食經由數日極覺飢寒旦漸下樹
循澗東行二里於其澗內拾得一領
羊裘及得一量鞋韈得著免寒復
行一里便得一兜桃棗青翠赤白以
新摘來可有升餘得食免飢自非觀
音神力豈能仲冬得新桃棗既免飢
寒得充氣力漸上南坡到南岸上反
顧北看遙見賊營數里人畜聲鬧猶
未眠臥賢者雖到南岸恐賊來趁逕
家急行可行五十里知賊漸遠身心

寧奉在一樹下歇息跏趺誦念身勞
日久不覺睡至於四更忽寤開眼見
一青衣偉大向賢者前蹲坐將口拄
賢者鼻賢者見已還閉目作念云若
實我饑願食我身以償宿殃各捨怨
結共發仁慈若是觀音願救弟子令
得安泰作此語已開眼觀視不見遺
蹤當知諸佛慈善根力隨緣感現利
益無窮今時有誦不得力者良由輕
心復由過現宿惡相資所以難感賢
者平安到家并將蟣攏東至京道俗
知實不虛(道俗共自見悲 師說之可)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